

责编：陈曦

美编：唐龔 组版：郝莎莎

俞律：我应该休息了，但我离不开文学

俞家的客厅便是书房。俞律常与夫人李玉琴在此“书画齐鸣”。采访那天，当李玉琴寥寥数笔勾画出一幅灵动的《松鼠枇杷图》后，便放下了笔，轻声道：“你题字吧”。俞律思索片刻，在画上题写“丰收”二字。此情此景，实属美好。

作家薛冰曾说：“俞律老是南京城‘最后’一位才子。”近一个世纪的风雨，大多数往事对俞律而言已是云烟，他谈论最多的，还是读书、写字、画画、戏曲、吟诵，这些一直陪伴着他的人生。

“我知道我应该休息了，但是我身体还可以，而且我对文学的感情太深了，我离不开文学，我要继续干下去。”俞律扬声说道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
王凡 张垚仟文 牛华新/摄

1

1928年，俞律出生于扬州，九岁时全家移居上海。父亲俞脯云是当时沪上“鸳鸯蝴蝶派”代表作家之一，国学功力深厚，经史子集无所不通。幼年时，他便跑到父亲的书房，读遍了四大名著与唐诗宋词。

年纪渐长，在上海沪新中学读书时，俞律遇见了一群同样热爱文学的同学。正逢抗战之时，他们执笔为矛，共同创办了《曙光》半月刊，上街叫卖。“国难当头，学生们都热血沸腾。我们拿刀拿枪拿不起来，就拿笔。”俞律说，他的文学生涯就此开始。从1941年他第一次在《曙光》上发表文章算起，距今整整八十年。之后，他陆续在《大公报》《文汇报》《申报》等刊物发表散文、小品、诗歌。

“中学毕业后，我当然是希望大学进入中文系。但我是家中的长子，父亲是中学国文教师，他不主张我去读中国文学系，他认为饭碗是很要紧的。”俞律回忆道，他因此进入了上海光华大学的金融系，毕业后进入了银行工作，1952年因工作变动来到了南京。南京这座六朝古都，最终促成了他的文学梦。

1979年，结束了江浦务农的生活后，俞律放弃回到银行，前往南京市文联工作。因热爱而痴迷，自此，俞律终于可以专心与文学为伴。

除了文学，俞律在多门中国传统艺术上也颇有造诣。俞律的书法师承著名书法家萧娴。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的长婿，俞律的画风则沿袭李门意蕴的同时也融入了个人风格。在江浦务农期间，俞律还与书法大家林散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书法、绘画都受到他不少指点。

俞律少时常去天蟾舞台看戏，那里常有梅兰芳、尚小云、谭富英这样的京剧大家来表演，他看着看着，也就唱上了。大学二年级时，俞律特意拜京剧名家苏少卿为师，学习老生唱腔。有感于俞律“问道”之诚，苏少卿以培养专业演员的方法严格训练他，俞律由此得到亲授。京剧专家翁思再曾用“汉魏的碑刻”“活着的老谭（谭鑫培）”来概括俞律的京剧表演水平。

得益于扎实的京剧功底，俞律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吟诵风格。“中国古老的吟唱方法多了，各个地方各有各的吟唱方法，南京有南京的吟唱，扬州有扬州的吟唱。我采取京剧的唱腔，把音乐性和节奏性利用到吟诵当中去，所以我的吟诵肯定比人家好听。”

当俞老吟起《早发白帝城》，依旧声音洪亮，唱腔婉转，举手投足尽显大家风采。和电视柜上那张摄于1950年的“俞律戏照”一样，神采奕奕。

2

作为南京市文联的元老级人物，俞律见证并推动了南京文学事业的发展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文学刊物纷纷恢复，年轻人对于文学的热情也逐渐高涨起来。1981年2月，在南京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，由南京市文联主持、文学工作者协



会具体操办的“南京文学创作讲习所”正式开始招生。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任所长，包忠文、裴显生、刘舒为副所长。

俞律当时是刘舒的助手，也参与了讲习所的筹备与具体执行工作。那几年，在南京鼓楼废弃的检阅台，夜夜灯火辉煌，人声鼎沸。“南京文学创作讲习所”利用晚上的时间在这里开课。

“我跟学员们讲，文学这个东西你一迷上之后，你就丢不开了。一定要‘迷’，不‘迷’的话，你搞不好的。”在俞律眼中，那些怀抱着文学梦的年轻人是最可爱的人。

“那时学员有200多人，听完课一般都要到十点钟，很多住在浦口的学员需要渡江回家，第二天早上他们还要上班。”俞律和同事们在学员们下课后，他们还要再开小组会议，评点、修改学员们创作的散文或者诗歌。“年轻人的积极性很高，为了满足他们的求知欲，我们请了很多有名望的作家教授做文讲所的老师。那些因其他事务路过南京的作家，我们也会把他们留下来、请过来。”

那些年，杨苡、萧军、顾尔镡、叶至诚、赵瑞麒、梁晓声等著名作家、教授都在讲习所授过课。在俞律的回忆中，翻译家杨苡的课特别受到学员们的欢迎，因为她的普通话说得特别好。

因为学员大多是工人，学费便以够解决必要开支为度，每年每人50元。让俞律特别感动的是，很多作家知道文讲所的状况都义务讲课，“梁晓声是因为到《青春》杂志改稿，被我们留在南京上课，听说讲课费是从微薄的学费中支出的，他坚决不收，还从《青春》给他的稿费中拿出200元捐给了文讲所。”俞律回忆，梁晓声当时在南京改稿的作品就是日后大火的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。

1984年，讲习所由面授改为函授，更名为“青春文学院”。由俞律任教务长，冯亦同、林震公为副教务长，学员规模多达两万多人，后来他们中有的成为知名作家，有的成为文化机关、报刊、电视台的负责人。青春文学院为延续南京的文学薪火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，成为南京文学史上重要的存在。

这一两年，这些学员又慢慢地通过现代化的通讯手段被一个一个找回来，他们时常聚在微信群中，讨论文学问题。当年的那批文学青年从小伙子、小姑娘，一转眼都已六七十岁，“虽说人已经半老了，但对文学的热情丝毫没减，还是那么热爱文学。如果不是文学，大家怎么可能聚在一起呢？南京的‘文学之都’名不虚传。”俞律说。

就在3月12日，南京市作家协会举办了“花开金陵四十春”文学创作讲习所暨青春文学院创办四十周年座谈会，部分同仁相聚共话往事。俞律很遗憾，他因急性腰肌损伤未能前去参加。第二天，冯亦同特意来拜访，将活动盛况和大家的问候告知俞律这位老工作伙伴。

在俞律看来，南京之所以成为“文学之都”正是有这样一批又一批热爱文学的青年：“南京这个文学之都，不是口头说的。我们是有文学实力的。现在来说，我

们文学创作的实力来源有两个，一个是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个南京市作家协会，这部分人才，很多都是我们青春文学院和文学创作讲习所培养出来的。南京如果没有文学实力，它也不可能成为文学之都的。”

3

采访那天，俞律的夫人李玉琴一直陪伴在旁。李玉琴是国画大师李可染的女儿。她并不多说什么，只是陪伴着。

俞律与夫人李玉琴相识于少时。那时，俞律在苏少卿先生处学习京剧，因此认识了苏少卿的外孙女李玉琴。“我到苏先生家学戏天天碰到她，可以说没有一天不见面，年轻人很自然地产生一种‘相悦’的感情，我看到她很高兴，她看到我也很高兴。”俞律回忆道。两人相识时，李玉琴十五岁，四年后两人结了婚，今年，李玉琴也已经88岁高龄。

如今，两位老人居住在南京秦淮河边的寓所里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。书桌两侧各放了一把椅子，他们会各自读书、写字、画画。

俞律为书斋起名“菊味轩”，凝结了他数十年诗词创作心血的《菊味轩诗抄》，也是以此为名，豁达、淡然的心境尽显其中。

因为年岁大了，李玉琴现在很少画画。采访当天，当她应记者之邀寥寥数笔勾画出一幅生动的《松鼠枇杷图》后，便放下了笔。俞老照例题字，写上了“丰收”二字。记者问她：“是您心里想的那个意思吗？”她笑着点头。这大概是多年相伴相知才有的默契，他们是彼此的知音。

“我们共同爱好京戏，共同爱好文学。我特别喜欢作诗，她也很喜欢读我的诗。我们是少年夫妻老来伴，相互照应、相互关心。我们现在还能够自理，两个人相互照应要比请一个工人到家里来照应好得多，贴心、了解。”俞律说。

年龄是俞律的骄傲，书画作品落款处，他习惯写上“俞律 年九十五”。“我是丁卯年出生的，按照传统的计算方法，属兔的人今年95岁。”被问起长寿秘诀，俞律分享道：“我每天写字，写字有一种运动的感觉，对身体来说有很大的好处，所以书法家很多都长寿。”他拿出书桌上的《王铎书法精选》，“书法要下苦功的。我经常要临字帖，这是一种充电，要不断地提高。经常写，你的手腕就活了。写字也是一种动脑筋，脑子不动的话呀，要生锈，我每天都得动脑筋，每天都在思考，所以我绝对不会得老年痴呆症的。”

对日后的创作计划，俞律亦有规划。俞律的文风多走闲适路径，著有《湖边集》《浮生百记》等散文集。他透露，近年来有一些散文、诗词的新作，目前正在整理工作，希望能早日出版新的作品集。

“我喜欢文学，文学就是‘玩’出来的。人家说你九十五了，老爷爷你还不休息吗？对，按说是应该休息了，但我休息不下来，因为我离不开文学，所以我还在写，九十六、九十七、九十八岁，只要我还在，我还干文学呢。”说这话时，这位文坛老将的神情仿若少年。

不能不读书，不读书的人永远是空虚的，读书不仅仅是

对话

艺术是血脉相通的

读品：您在微信中发表诗文新作，什么情境会激发您的创作冲动？

俞律：有时候我构思一下某一件事情可以写诗，就有了创作冲动，就拿起笔写下来。写诗，没有灵感是写不出来的，必须要有灵感。经常动脑，经常写作，灵感就会跳出来，跳出来我就要把它抓紧。比如说，夜里做梦，忽然梦到一个可以写故事的材料，我也会立刻起来，把这个事情记录在本子上，要不然明天早上起来就忘了。梦里的时候你记得，出了梦就忘记。这种创作冲动很有意思的。

读品：诗、文、书、画、戏，您都精通，它们之间是否会影响？

俞律：艺术是血脉相通的。我从小就喜欢唱京剧，后来拜苏少卿为师。京剧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，是一门综合艺术。匀脸就是美术、画布景也是美术；胡琴拉起来是音乐，开口唱也是音乐；京剧的武戏又是一种杂技。京剧的唱词也是非常美的，是一种文学。《武家坡》里的“一马离了西凉界”不美吗？《鱼肠剑》里的“一事无成两鬓斑”不美吗？所以，它们都是相互影响的。

读品：对于年轻人有什么读书方面的建议？

俞律：不能不读书，不读书的人永远是空虚的，文学这个爱好是很自然发生的，读书不仅仅是得到知识，还会得到精神上的快感。

读品：您与林散之先生相交三十余年，能说说你们之间的故事吗？

俞律：有一次，我到林散之先生家，他见我不高兴，便问我为什么。因为很多人知道我与林先生交好，托我求字，但是我不好意思开口。我说完林散之哈哈大笑：“俞律，你要字吗？今天我高兴，你想要多少，我就替你写多少！”那天一共写了8幅，我从心底里感谢他老人家，一下子把我所有的“债务”都还清了。还有一次，史兆伸去南京拜见林散之先生，两人在闲谈中提到了我，林散之先生用铅笔在裁好的白纸条上写道：“俞律这样的人才，难得，真是人才难得！”1990年夏天晒太阳，史先生无意中发现了这张纸条，又重新想起那次笔谈的情景。他考虑到写的是关于我的事，就把这张纸条邮给我，让我作个纪念。这是“草圣”对我的评价啊，我感到十分荣幸！这张珍贵的纸条现由张苗收藏，内容已收入《史兆伸诗集》，发表在《老山》杂志2016年第一期上。



俞律



扫码看视频

大读家

读书人，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